

曹文轩笔下的“百鸟图”：

# 发掘“鸟”意象的美学意义

□黄晨

小男孩羽片儿特别爱鸟，喜欢观察鸟、叫出鸟的名字、和鸟说话，在所有见得到的墙壁上画出百鸟的样子。他被妈妈和外婆抚养大，缺席的爸爸一直都以鸟的形象出现在他的印象中——一只威风、神秘的青灰色大鸟。为鸟儿着了魔的羽片儿踏上了寻鸟之旅，是寻鸟，也是寻父。终于，在羽片儿11岁这一年，爸爸出现了，他是个鸟类学家，以一次翼装飞行华丽地在羽片儿的目光中“归巢”。

这是曹文轩新作《寻找一只鸟》中亦真亦幻的诗意故事。还是熟悉的曹氏笔调，抒情浪漫，空旷高远。那个因为一时误会而多年漂泊在外的“鸟爸爸”，他的身份、专业与兴趣，最终与他的形象合而为一，“迷鸟归家”的亲情故事有着动人的力量。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也是一个儿童成长故事，男孩羽片儿历经寻父途中的粗粝打磨，也从一只柔弱的幼鸟，成长为羽丰满，目标和信念逐渐清晰，如同停落在他肩膀上的黑色信鸽一般矫健灵活。

除了将小男孩、爸爸的样子和鸟儿形成镜像，书中出现的真实鸟类也是数不胜数，黑鸦、褐耳鹰、斑背燕尾、粉红山椒鸟……

每一个形象都是经过作家严谨查证后热情地呈现给读者的。《寻找一只鸟》把“鸟”的意象描述到极致，在曹文轩的创作地图中，这本书故事的发生地“云贵高原”是未曾到达的陌生高地。不过，在他作品的意象图谱中，“鸟”却是一个屡次出现的熟悉形象。从猛禽（《根鸟》中的白鹰）到家禽（油麻地故事里随处可见的鸡、鸭、鹅），普通到鸽子、麻雀、白鹭、鸬鹚，几乎每本书都要出现几只鸟，有时它们会和主角产生互动，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角色。

广泛描述“鸟”这个意象，与作家成长中唯美开阔的自然环境相关，更和个人意趣密切相连。曹文轩曾多次表示自己对鸟情有独钟。他自述家中有个拥有100多只“鸟”的屋子，里面放着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工艺品，座钟、杯垫等各处的图案都是鸟。此外，鸽子也曾是曹文轩多年的亲密伙伴，到北大教书的头10年他还在养鸽子，直到现在，他出版的作品上面必有一个飞翔的鸽子的标志。作为创意写作的教授，曹老师在北大课堂上最爱举的例子之一，也和鸟相关——契诃夫的《草原》中写一个小男孩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看到“天空飞来了三只鹬”“过了一会儿，那先前的三只鹬飞了回来”。曹文轩讲解这两句话背后有着多么细腻的观察，衬托出男孩多么孤独而敏感的心。他以此举例指导学生写作：我们要是能观察到今天早上飞来的5只麻雀，其中一只只是昨天来过的，那我们就一定能写出细腻的文字来。

出于爱鸟的意识或潜意识，曹文轩在作品里无数次写了鸟。他喜欢用鸟来命名书中的角色，奇妙的是，每个唤作鸟名的人，就真的有著鸟的某些特点。比如那瘦而高、迈动着两条细细长腿，从田野上荡进了校园的“秃鹤”（《草房子》），可不就像一只鹤吗？那不显山不露水却很耐看的“白雀”（《草房子》）果真如雀一般“有一副好嗓子，不洪亮，不宽阔，但银铃般清脆”。那个为

了寻找梦中少女而果决出发的“根鸟”（《根鸟》），一飞冲天，一路翱翔，历经了长达三年的无根流浪。这些名字背后的鸟类特质，似如一条暗线穿引，决定着人物的举动和选择。

在写抒情性的比喻句时，曹文轩也喜欢借用鸟这个有辨识性的意象来喻体。《根鸟》中的寻梦人板金形容他失去了“梦”的痛苦：“它像一群小鸟，一群金色的小鸟，落在一棵满是绿叶的树上。立刻从树上飞起，向西飞去了，一直向西。”梦的离去如鸟儿飞走，一去不回，既写出梦的灵动，又有无法控制的无奈。形容根鸟被鬼谷的老板长脚吊在树下的样子：“因为双手反剪，从远处看，就像一只黑色的飞鸟。”

有时候曹文轩会赋予鸟类以人格，让它以“有灵性”的形象出现，陪伴或是衬托主人公的孤单，《青铜葵花》的开篇形容小姑娘葵花跟随爸爸来到麦地后的孤独，“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而却看不见另外任何一只鸟的孤独”。在遇到男孩青铜之前，葵花正在河边和一只白色的鸟互相陪伴。“一个女孩，一只鸟，在空旷的天底下，无言相望，谁也不去惊动谁，只有天河纯净的流水声。”作者选择用鸟儿在辽阔空间中的渺小形态，来写一种纯净的孤单与受限的自由。在这样的书写中，人鸟互为镜像，画面逐渐交叠。

在所有曹文轩以往写过的鸟当中，《根鸟》中的白鹰是个异类。相对于《草房子》中桑桑喂养的人畜无害的小白鸽来说，《根鸟》中的鹰过于威猛，它也不再是一个贯穿始终或点缀人物的功能性道具，而是与主角根鸟形成角力，牵动情节发展。单看开篇，已是一段极精彩的双主角对戏。鹰出现在根鸟几乎已经放弃打猎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因为一天的行走而疲累，也因为一天的徒劳而沮丧，注意力涣散了。鹰的出现令他“精神一振”“充满力量”。但另一方面，“它的出现，还使根鸟增添了一份诡秘，甚至是轻微的恐怖感”。因为一整天没任何生气的林子，突然出现这么一只白色的鹰（有着极其罕见的美），那种稀奇感，让根鸟觉得有点怕，“想要回转”，但是又被这只鹰所“迷惑”。他的疲累和沮丧，都被鹰治愈了，鹰又给他带来别的情绪。接着，鹰牵引着根鸟，根鸟赞叹于它的美，所以当树遮住鹰的时候，根鸟“感到了一种空虚”，当鹰重新飞出来，根鸟“感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这时，根鸟的情绪已经完全不自主地被鹰所操控。鹰开始主导双方的关系，牵引根鸟的视线到湖边，停在树上。根鸟此时觉得奇怪，因为鹰总在自己头顶上飞。当他意识到其实是自己



■新书快递



**《合欢》**  
肖复兴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年3月出版



**《姜二嫚的诗》**  
姜二嫚 著  
果麦文化 出品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这部小说是作者深情回望童年的最新力作，治愈了童年掩藏内心深处的秘密伤口，诠释着世上最纯真、最美好、最珍贵的友谊。故事的主人公是男孩韩信和刚刚转来他们学校的女孩合欢，一起入选校文艺队、参加文艺会演，一起经历着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校园生活。故事呈现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悲欢离合，表现手法独具一格，艺术特色鲜明，有着较好的品位与格调。

本书是“00后”小诗人姜二嫚的首本个人诗集，书中精选了作者从6岁至11岁之间创作的141首诗，孩子的诗句天真烂漫、自由洒脱，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虽然孩子有时候并不认为自己写的是诗，但他们天生是诗人，因为他们有一颗纯粹的童心，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童年，通过阅读这本书中的诗，让读者可以轻易触碰到已经走远的那片天空。

本套丛书选取了我国当代10位科普名家的作品，分两辑推出，第一辑包括孙幼忱的《噼里啪啦念咒语》、杨楠的《奇怪的酒席》、黄显宇的《灰老鼠的美梦》、迟方的《驴子的最新武器》和李丹莉的《阿纹和小花仙》。题材涉及各个学科，更有许多新科学、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知识，是启迪少年儿童的思维，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技术的优秀读物。

## 《我小时候》

# 童年视角下的本“真”书写

□黄晨屹



对于热爱儿童文学的人而言，孙卫卫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当我们欣赏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最近创作的小说或图画书时，一套装帧精美、别具一格的散文集——孙卫卫“少年心”系列恰逢其时地出现在我们视野里。轻轻翻开其中的《我小时候》，在清淡质朴的点点白描下，在张弛有度的娓娓道来中，那些看似渐次褪色却从未远离的童年记忆，便在我们脑海里拼凑成一幅幅无比完整的图画，仿佛正把我们带回那个爱书的男孩身旁……

《我小时候》最直击人心的，无疑是作品中那份一以贯之的“真”。这份“真”，不仅来自真人真事，也来自

叙述者背后的赤子之心，更来自那颗诉诸笔端的真实灿烂的童心。那种毫无隔膜、未经修饰的儿童心理与儿童感觉，时常在阅读的某一瞬间击中我，即使

描写的话语仅是那样轻轻带过，质朴无华。

孙卫卫的散文是真正具有儿童趣味的，这包含着一份静水流深的力量，那是来自童年生命内部向上、向善的勇气与韧性，而正是这份生命力量，让他散文更为通透耐读。在《卖杏子》中，他这样描摹自己吃杏的经历：“轻轻咬一口，真酸哪，简直要把牙齿给酸掉。但是，又不舍得吐出来，含在嘴里，换到另一边。还是很酸，又换回来。”如此翻来覆去、又无法舍弃的心情，不正是每一个孩子曾经真实拥有过的快乐与矛盾吗？《少年阅读》一篇中，他如数家珍地把自己的藏书“登记造册，进行盘点”，于是，一位对书籍无比沉迷、对阅读如饥似渴，又带点儿可爱的傻气的少年形象，瞬间跃然纸上。而在《和邮递员吵架》中，在突破自我的勇敢对峙之前，这位记忆深处的孩子曾有过一个无比具体的愿望：“我真想快快长大，骑着这样的自行车，走乡串村。”那么真切又实在，即使十分孩子气。在《走路》中，他用“11路自行车”走亲戚，因为没有事先取得联系而“扑了个空”，于是自解道：“不来，怎么知道人不在呢？”一句一笔带过、甚至带有几分戏谑的反问，无不流露出一份自嘲的豁达与智慧。在《卖书换钱》中，他给最后一个人还完钱，激动地在小路上来回跑，心想：“我再也不欠谁的钱了，真轻松啊！”作者用直接抒情的方式，道出了年少的快乐是那样纯粹简单，没有抱怨，没有愤愤不平，只有雨过天晴、一切如新的舒畅，童年生命强大的自愈能力可见一斑。或许，孩子就是这样，那些当时让他们夜不能寐的“天大”的事儿，转身便会飘散如烟，终而成为回忆深处一抹时隐时现的插曲。

刘绪源曾在《今文渊源》中说：“散文宜‘即兴’偶成，不可‘赋得’，更不可成批制作。”对于这一点，在孙卫卫的散文中亦感受颇深。若非兴之所至，哪会有“我第一次知道‘大海’这个词的时候，还没有见过水库。当我第一次看到水库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大海’这个词”这般语句，如此轻灵工整而又诗意盎然；哪会有《写信》结尾处，作者对现代通讯方式代替写信而来的依然若失与自问自答的喟叹？

孙卫卫的散文是当下国内将儿童趣味和儿童心理拿捏得最为精准的那部分作品。他善于在童年视角下运用平实的短句，简洁如白描，文字中却又蕴含着一份不事张扬的坚定与抱朴守拙的从容，能让人毫不费力地从中收获心灵上的启迪与共情。虽然，他笔下的那种生活正在离当下的孩子逐渐远去，但我们分明能感受到，那个时光深处的孩子，真切地拥有过怎样物质虽不充裕、精神却无比富足的生活。他的散文便让我们得以遇见一种真实的童年样态，即使在炎炎夏日，也拥有一片由本真少年的心筑成的童年绿洲。



**《“小号手”科学童话总动员》丛书**  
张冲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笨狼和他的弟弟妹妹》**  
汤素兰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年7月出版

本书是作家汤素兰“笨狼的故事”系列推出的全新力作，笨狼非常羡慕好朋友聪明兔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伶俐兔，他希望妈妈也能生个双胞胎，等到笨狼梦想到来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烦恼，最终，笨狼以他的“笨”功夫化解了矛盾，接纳了弟弟和妹妹。作品以一贯的幽默风格和有趣好玩的故事，聚焦“二孩时代”给普通家庭带来的快乐和烦恼，给父母和孩子以爱的教育。

## ■评论

如何贴近儿童生活，展现低年龄段儿童心理发展状态与认知状态是至关重要的。笔耕不辍的苏梅，今年又为孩子们创作了一系列的童话故事，《飞天快递》就是其中之一。

在天庭无所事事的老神仙洛洛偶然发现人间快递业兴盛，就下凡做起了快递员。快递小哥洛洛凭借自己的仙法帮助了很多人，也就此体验了一把人世间的温情，最后功德圆满，回到了天庭，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快递小哥”第一次成为童话主角。

本质上，这个现代童话可以看做是传统民间童话模式的一次复演。洛洛从天上去往人间再回到天庭的过程，正对应着民间童话中的“在家—离家—回家”模式。主人公在中途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与考验后，透过“离家”这一行为收获个人的成长。洛洛的身份定位虽然是一个“老神仙”，但他“还是一副孩童的模样”，行事做派也完全像个孩子。因此，他很符合儿童的阅读期待，孩子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代入到情境中。

最初的洛洛只是把送快递当做一个闲来无事的差事，他有飞天神杯、隐身布和金丝绳，仙术咒语也不在话下，工作起来得心应手。直到他遇到了小女孩婷婷。她失去了双亲，想给“远方”的爸爸妈妈寄一封信，但没有一个快递公司可以帮她。洛洛通过户籍仙为婷婷送出了信，并且让在天上的父母给她写了回信，给婷婷送出了此次下凡中最具温情的一个快递。在这个小故事中，快递不光是我们日常购物的意象，更成为了人际交往的羁绊与联系。故事以一种非常质朴的方式告诉孩子们，牵挂的人其实就在你心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在婷婷的事件过后，洛洛开始为“能带给别人快乐而感到满足”。可以说，此时的洛洛在精神成长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帮助其他快递小哥是洛洛成长的又一个阶段。第一个小伙子因为电瓶被偷导致快递无法按时送达，洛洛很用心地将自己的电瓶车送给了对方，第二个小伙子被一个嚣张的中年男子欺凌，洛洛挺身而出。这两个事件让洛洛拥有了同理心，将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思考。可疑包裹事件象征着洛洛成长的第三个阶段。刘教授痛失传家宝鎏金铜佛像，幸亏被洛洛送快递时用法术发现，原来盗宝者试图通过快递转移宝物。洛洛报警后跟着警察抓获了买主，查出了不法分子的产业链，洛洛最终也得了自己的成长。当洛洛乘坐着如意飞天杯时，意外发现杯子沉甸甸的，无法快速起航。这里承载着洛洛在人间所经历的爱与暖，也寓示着洛洛从神向人的转变。

苏梅的创作或可为许多低年龄段儿童文学工作者提供某些新视角与新态度，那就是寻找切合生活的童话意象。快递行业在近些年十分兴盛，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必定耳濡目染，大家多少都有跟父母一起寄、收快递的经验。运用这一类的题材可以收获孩子们的心理认可。故事中的“顺当快递”等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顺丰快递，还有像“双十一”这样的概念连天界也都盛行，仙女也成为剁手党，令人捧腹。七仙女以及太上老君这类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的形象也深入人心，此处形成互文能够

让读者更为信赖故事文本的叙述。同时，快递在书中也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前的车马邮件都慢，而如今交通便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反而日渐疏离。洛洛送快递的过程，其实是他与人交往的过程。神仙凡人感受到了市井民间的孤独、心酸与落寞，进而有了凡人一样的情感。从洛洛开始出手相助，开始打抱不平的瞬间，他就已经有了人的骨血。

书中规定“神仙不可以随意去人间走动，更不能让凡人看见神仙使仙术”，为何所有关于宝物和神仙的故事中，都要与人间做出切割呢？一则是为了符合艺术真实，二则是为了传递给读者，这世间最贵重最伟大的东西，不是神仙土司，不是咒语魔法，而是爱。用心去感受过的真情，用爱去体验过的世间，才值得我们铭记。这些人物形象的背后，都是我们所在的烟火人间。

童话，是愿望的满足。童话，亦是生活的希冀。

故事的结尾是开放式的，好奇的洛洛又在淘气仙女那里听说了健身与陪练，相信洛洛又有得忙了。这样的结尾有助于家长和老师进一步引导孩子的想象，让他们参与到故事中来，鼓励他们积极地探索。

本书没有生僻和艰涩的字词，适合于刚刚脱离绘本开始看文字书的儿童。故事的长度适中，且有多个独立分开的小故事，可以作为睡前阅读或课外阅读的选择。

最后，苏梅还借助这个别具特色的童话故事传递出了鲜明的善恶观。童话中的人物形象可简单归为三类：以婷婷等为代表的受害者阵营，以中年男子等为代表的反派阵营，和洛洛所充当的“审判者”角色。

在受害者阵营中，婷婷和两个被欺压的小伙子以及痛失传家宝的刘教授都在不同层面受到了欺凌、侮辱或是伤害。洛洛分别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帮助和扶持，他让婷婷缺失的亲情得以弥补，他为年轻的快递员主持公道，用咒语弄疼了中年男子的汽车轮胎，他还惩治了狡猾的小偷，为刘教授找回了宝物。这也使得故事中的反派连连败退，毫无招架与还手之力。

读者能够发现，这些故事背后都有着现实层面的影射。洛洛的做法延续了民间故事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律，重新建立了一个社会法则。作者深知这一法则在现实生活中或许难以继，故此将之罩上了幻想的外壳，把所有对于公平和正义的渴望交托给一个神仙。

《飞天快递》一书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以坚决而肯定的姿态给读者信心。其实，对于幼儿的成长而言，正需要有鲜明的善恶对立观。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会穿过布满荆棘的路抵达胜利，哪怕困难和挫折也不能够使真正的英雄放弃，这些观点对于早期价值观还未完全建立的幼儿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然而，这就是童话的力量，这就是艺术的能源。童话故事可以为孩子们带来真正的信心和力量，让他们得以穿越幽暗岁月去守候自己的梦想。